



海胆

十人特写手



雷晓宇
著

序一

我是海胆，她何尝不是

——黄觉

第一次知道雷晓宇这个名字大概是十多年前吧，那时还是博客时代，网络还没有完全掌握整个生活，书籍和杂志拥有比现在更大的阅读空间。那时演艺行业的人物专访已经写得琳琅满目活色生香了，但我喜欢的政商界人物采访，基本上都很刻板。除了被访者想告诉你的，被访者的精神世界、生活困惑方面，基本都不会有什么可读取的信息量，看起来非常乏味。

当时好像就不知道在哪儿抱怨过一句，如果中国有本政商版《OK! 精彩》杂志就好了。老狼的妻子潘茜说，你可以翻翻雷晓宇的人物专访，挺好看的，也许可以解解你的渴。于是上网翻了雷晓宇的专栏，一看进去，一发不可收拾，好过瘾啊。怎么过瘾就不描述了。当时就想，如果有一天能被雷晓宇采访一次，我的职业生涯也算圆满了。但这是不大可能的，因

为不对口，基本上碰不到。

若干年后，一个商业活动附带采访，说找的是雷晓宇。内心直接把大腿拍烂，但同时又惶恐起来，我有这个勇气吗？我有勇气在她面前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或者说我从来没看到过的自己吗？不知道。但我觉得这应该是件有意思的事。

采访的过程就不说了，书里写得很瓷实，能看到我也能看到她。最让我感慨的是，采访后的第二天，我觉得之前说的有个地方可能不妥，希望她能把这个去掉。没想到，她把这段也给写了出来，我这个举动也形成了她对我的最终认识。

之后我们交换了微信号，我们应该是朋友。我是海胆，她何尝不是？雷晓宇之后，就不用再和这个世界走心了，文字都有记载。

2018.08.04

黄觉：演员。

代表作有《地球最后的夜晚》《师父》《恋爱中的宝贝》《倾城之恋》等。

晓宇的功课

——李静

晓宇和我做过四年的邻居。她搬走后，我怅惘了好一阵——早知道为邻的时间这么短，就多和她坐坐聊聊啦。她可是个引人入胜的谈伴，头脑风暴的好搭档，不折不扣的一座富矿。她能彻夜不重样地给你讲活色生香的故事和林林总总的人，有时我听进去，会生出一种她替我活过看过的酣畅移情之感。有时我会从脑子里掏出个小本儿来，悄悄存起有趣的人物和细节。虚构者是下意识的小偷——随时偷来他人生命的碎片，准备嵌进自己的诗篇，还美其名曰“用功”。

晓宇的用功是另一种。我有点知道《海胆》这本书里的文章是怎么来的。有一阵子，晓宇常来我家做客，坐上几小时，聊聊她的采访、她的心事、她的经历、她的童年，说到动情处，会哭一鼻子。她跟我聊李安。她经常跟我聊李安。我深

信李安作品的内在世界和她的深层自我之间，有一条神秘的通道。他的电影她全看过，而且不止十几遍。他写的书、别人对他的采访，她都读过，说起他来，细节栩栩，就像与生俱来的亲人。她把自己对他的采访录音听上好几遍，打字整理出来，再看上三四遍。然后，她站远，用心理学去分析他，还竭力寻找哲学意味的关键词，想要穿透他。李安的《卧虎藏龙》被她发展成解释自我的模型——不只是她的自我，是所有人的。她问刘若英：你觉得自己身上是玉娇龙多一点还是俞秀莲多一点？她也拿侯孝贤的聂隐娘跟李安的玉娇龙相比，她的结论：是玉娇龙而非聂隐娘，才真的“一个人，没有同类”。她也拿这两个女人分析自己——她的玉娇龙如何让她无法安稳，而她的俞秀莲又如何令她不能恣意。她就是这么投入。

晓宇对李安的爱引起了我的警觉，使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忽略了什么。然后我去影院看了《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看着看着，我也哭了起来。为什么呢？我问自己。为什么李安能把你的心揉皱了呢？为什么他能把主人公孤绝残酷的境遇冷然尽现，还能让你心底柔软，软到化了，并且放心地让自己化了化了，哭死哭死呢？好像有一个恒久温柔的怀抱能接纳你所有的煎熬和痛苦，好像——用晓宇的话说——好像回到了母亲温暖黑暗的子宫，在那儿，一切都真实无比，一切都得到应许和安慰。

看来，通过李安这条管道，晓宇找到了自己的生命密码。她又试图以自己为管道，解开李安的秘密。由此她写成充满激情和发现的《和李安一起午餐》。这是一篇“越界”的文

章——越了记者的中立之界，想要突入李安生活和创造的深处。文章很长，但是被转疯了。读者的留言又多又长又激动，他们说从未见过有人这么写李安。

后来我注意到，也有读者在晓宇的其他文章下面这么留言：从未见过有人这么写朴树，从未见过有人这么写刘若英，从未见过有人这么写刘晓庆，从未见过有人这么写秦怡……

这是记者雷晓宇的成功——她赢得了读者的心。她的成功在于，她几乎每篇文章都违反了记者应当恪守的“中立”律条，而成为爱的、介入的、拥抱的，或疏离的、审视的、反讽的。在她这里，“疏离”不是中立，而是一种评判态度的表达。你没法在她这儿找到没态度的文章，你也没法不感到她强烈的个性和奔放的心跳。如果你是个高冷的人，可能会嫌她太富侵略性，但你没法否认她的敏锐度和创造力。没办法，天蝎美女嘛，“要么一切，要么全无”。她的情感和意志无时无刻不在，像不知疲倦的探照灯。她观察采访对象，捕捉转瞬即逝却可能自我出卖的细节，提出击中要害或出其不意的问题，进行棋逢对手或推心置腹的对话。她看起来是主观的，但毋宁说她是明心见性和善于共情的。个性吸引个性。敏感响应敏感。智慧欣赏智慧。正是因此，这些久经沙场的人物，愿意跟她平等地说话，尽量地敞开。也因此，你只有在晓宇的文章里，才能看到某个人物的某一面。

一些非常出色的人物记者和非虚构作家，致力于人物观点的呈现。雷晓宇不同，她更在乎呈现一个“人”。这个人——不管他有多少光环与神话，她平视他，盯住并显现他的困境、

挣扎、矛盾的心态，无能的时刻，尴尬的瞬间，混沌无察的悲剧，破茧而出的畅痛……读读《Hello，朴树先生》，那是又一部爱的样本。读读《秦怡的纸枷锁》，那里有同情和反讽的复调，穿透历史荒谬的阴翳。读她的文章真像看一部戏，涌动着痛快淋漓的张力。剧中人不只是被采访的那个他，还有她，书写者雷晓宇。

看出来了，晓宇是在通过与他们对话，而与自己对话，与自己生命最深处的情结和欲望对话。她与被书写者的精神关系，先是跋山涉水我注六经，现在，则颇有气定神闲六经注我的味道了。这样的非虚构写作，正在接近写作行为的本质——一种自我探究。作家的终极之地，即是在不断的创造与重构中，时时与自我重逢，并刻画出独一的自我的肖像。

所以，我甚至希望有一天，晓宇写自己，或者，去虚构。因为她人世的功课已做得如此充足，《海胆》便是一例。

2018.08.13

李静：编剧、文艺评论家。

著有话剧《大先生》《秦国喜剧》，文集《捕风记》《必须冒犯观众》。曾获老舍文学奖。

序三

一壶眼泪茶

——史航

以前在《奇葩说》第三季打辩论的时候，我讲过一个故事。这故事是朋友桑格格讲给我听的，又恩准我讲给别人听。

一个女记者采访科学家霍金，问他这辈子有没有被什么事情打动过。霍金回答：遥远的相似性。

我太喜欢这个故事，有机会就传播，后来霍金去世了，这个故事也就被不少人引用。

我喜欢霍金，也喜欢那个女记者。她敢拿这么幼稚的问题，去打扰那么深刻的大科学家。

我读雷晓宇这本《海胆》，时常也会佩服她，敢用一些“上次你是为什么哭泣”这样的问题，去问李安这样的人物。

问幼稚问题的记者未必幼稚，面对受访者，人家也许只是找到了最合适的打开方式。尤其是晓宇这种女孩子，你要是觉

得她幼稚，哼，你说说你到底有多幼稚。

她的采访，是很有一点母性的。所以，人家耍狠，她理解；人家出神，她等候；人家不忍，她欣慰；人家沉默，她陪着沉默。

我喜欢侯孝贤导演提到马尔克斯的一部小说，说是有人抱来一只鸡，就跟旁边人说，你们不要一直看它，不然它会死掉。导演的意思是你们不要一直看我。不过导演想不起来这部小说的名字了，“我记性不好”。

“是《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吧。”晓宇的提醒，让侯导立刻笑了，“一脸刀削斧凿的线条笑开了花”。

然后晓宇补了一句：“被人懂得还是有乐趣的。”

我就是想拿这句话，作为《海胆》一书的推荐理由：

被人懂得还是有乐趣的。

懂得别人也是有乐趣的。

不过，我还是对晓宇有些不满。这些访谈结集出版，名字叫《海胆》。海胆外壳那么多的刺，就是为了不让你掰开它，可是，你就是一定要掰开它吗？我知道你是坚强的不怕刺的访问者，但只是因为你的坚强，你就要那样做吗？

看人家采访别人，就是看着螳螂捕蝉，你自己呢，也差不多就是黄雀在后。我这只黄雀（虽然我在微博上的身份是鹦鹉），时常会有一点惊悚之感，因为晓宇的提问，其实可能掀开别人过日子的那张底牌。我有点怕她真的问出人家不能自洽

的一切，怕她事了拂衣去，把采访对象丢在原地，就像海滩上一只没法自己翻身的海龟。

好记者都是会很多种密室逃脱术的，然而，那间密室，也许就不容易复原。

想起朴树提到创作型音乐人日复一日付出代价，那种“音轨上的血”。

这本书里也提到，阮经天有一次拍戏，情绪上不来，豆导（钮承泽）冲着他吼了许多戳心而有效的話，小天就很好地完成了这场戏，但是他会吼回豆导：“我伤已经好了，你又把它揭开来，只是为了一场戏！当演员一定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痛苦吗？”

是啊，值得吗？

访谈里小天也谈到：“（对于豆导真实的感受是，）我不要超越他，也不要离开他，而是，我未来一定不要成为他那个样子。”

不过，豆导的话，也有他的道理。他说——

拿你自己的伤当成药，去治愈别人。别人被治愈，别人的力量回到你身上，你的伤才能成为你的药，可以用来治愈你自己。

不管怎样说，我感激《海胆》这本访谈集里很多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讯息，它们不是搜索引擎能随便带给我的，是晓宇用她的头脑和心思一点一滴地看到或者问出来的。

比如采访拍摄的间歇，刘若英还特意回了一趟家，陪陪孩子（也要注意不让他抓乱发型），还要把刚才配合拍摄买的水

果蔬菜放好——那也是真的花钱买来，真的每天都要吃的；

比如侯孝贤想拍唐传奇《任氏传》，比如工作人员想拉他上《康熙来了》而未遂；

比如黄觉把拍戏比喻成下矿，“坐在车里，运来运去，一条黑路，像漫长的隧道，靠在那儿，真跟从矿里出来是一样的”。

问采访对象心仪哪位作家的，很多。

问人家期待什么样的理想观众或读者的，很少。

晓宇就懂得问侯孝贤：“你最希望被谁看懂？”

“米兰·昆德拉。”

喔。

我不太想引用晓宇对李安采访的任何文字，你们自己看吧，那是这本书里最贵重的一篇。我知道《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晓宇的海市蜃楼，《卧虎藏龙》是晓宇的白日梦，李安是她的父王，她就像《李尔王》的小女儿考狄莉亚，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真挚的理解与隐秘的忠诚。

最后再讲一个小故事，关于一只鸟，不是黄雀、鹦鹉或者鸵鸟，而是猫头鹰。

猫头鹰从橱子里拿出茶壶。“今天晚上，我要泡一壶眼泪茶。”他说。他把茶壶抱在怀里。“现在，”猫头鹰说，“我要开始了。”猫头鹰坐直身子，开始想一些难过的事情。“椅子断了腿。”猫头鹰说，他的眼睛开始流泪。

“歌不能唱，”猫头鹰说，“因为歌词已经忘掉了。”猫

头鹰开始放声哭。一大粒泪水滚下来，掉进茶壶里。

“汤匙掉到炉子背后，一直没人看到。”猫头鹰说。更多眼泪流出来，掉落到茶壶里。

“书不能读，”猫头鹰说，“有几页被撕掉了。”

“时钟停了，”猫头鹰说，“没有人去上发条。”

猫头鹰一直哭，一大粒、一大粒的眼泪落入茶壶。

“早晨没有人欣赏，因为大家都在睡觉。”猫头鹰呜咽不止，“洋芋泥堆在盘子里，因为没有人要吃。铅笔剩下短短一截，不能写字了。”

猫头鹰还想了许多使人难过的事情，他哭了又哭。很快地，茶壶里就装满眼泪。

“够了。”猫头鹰说。他停止哭泣。他把茶壶放在炉子上准备沏茶。当他倒满一杯茶时，他感到幸福。“有一点咸咸的滋味，”他说，“眼泪茶永远是非常好的。”

神前宜泣，人前宜笑。

然而，晓宇，读你这本书，就是抱着你烧的一壶眼泪茶。

现在，可能混入了我的一两滴泪，但愿你不介意。

2018.09.29

史航：编剧、策划人、影评人。

《鹦鹉话外音》主讲人、《奇葩说》第三季辩手，言辞犀利有趣，人称“鹦鹉史航”。

目录

和李安一起午餐 1

侯孝贤：一根老骨头，知道自己的样子 40

Hello，朴树先生 74

黄觉：父亲以及海胆的柔软 110

阮经天：我的多情和卑劣 126

刘晓庆：强大的、僵硬的、脆弱的、令人肃然起敬的 155

181

秦怡的纸枷锁

199

李娜：盔甲和软肋

214

邹市明：金牌起了毛球

234

刘若英：每个女人心里都卧虎藏龙

264

跋 从一扇门到一整个房间

和李安一起午餐

1.

这天中午，和李安一起吃了顿饭。

几年不见，李安看起来竟然已经是个老头儿了。他的头发变得花白，他的背佝偻着，就连他的面部肌肉也开始往下走，这让他即使在笑的时候，也总有一种马上要哭出来的神情，叫人若有所动。

也对，李安都62岁了，怎能不老——连我都不再年轻了。

当年第一次看《卧虎藏龙》，我还不到20岁，除了觉得美，什么也不懂。但后来的十几年里，每一次重看，都能看到之前从未发现的新东西。《卧虎藏龙》就是个大千世界，里面什么都有。尤其玉娇龙，小时候以为她纵身一跃是在偿罪，后来才领会到，她根本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而是一种无法实现又心向往之的生活理想。李安在她身上多有寄托，她往下跳，其实是飞，升华了。

去年夏天，看了《刺客聂隐娘》，去台北采访了侯孝贤，就又把《卧虎藏龙》找出来看。聂隐娘和玉娇龙，都出身官宦人家，都一身武艺，都不驯服，但两个人物的质地完全不同。隐娘从小遭遇不幸，